



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爱是纯洁的，爱的内容里，不能有一点渣滓；爱是至善至诚的，爱的范围里，不能有丝毫私欲。  
——温莎公爵夫人

# 爱的理解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中央电视台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编

名家名篇  
经典阅读

JING DIAN YUE DU

青春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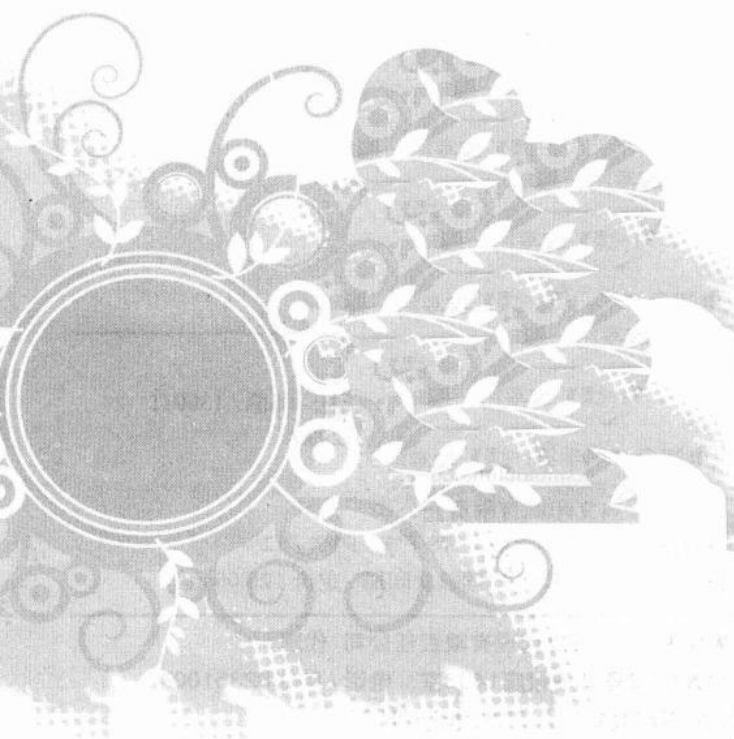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W  
JINGJIA MINGPIAN  
JINGDIAN YUEDU

# 爱的理解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中央电视台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的理解 / 中央电视台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2.1  
(开学第一课)

ISBN 978-7-5387-3934-3

I. ①爱... II. ①中...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3147号

出品人 陈琛  
选题策划 苗欣宇  
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野  
装帧设计 孙 翎  
排版制作 沈 荣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 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 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 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 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## 爱的理解

中央电视台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---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[www.shidaichina.com](http://www.shidaichina.com)

印刷 /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700×980毫米 1/16 字数 / 178千字 印张 /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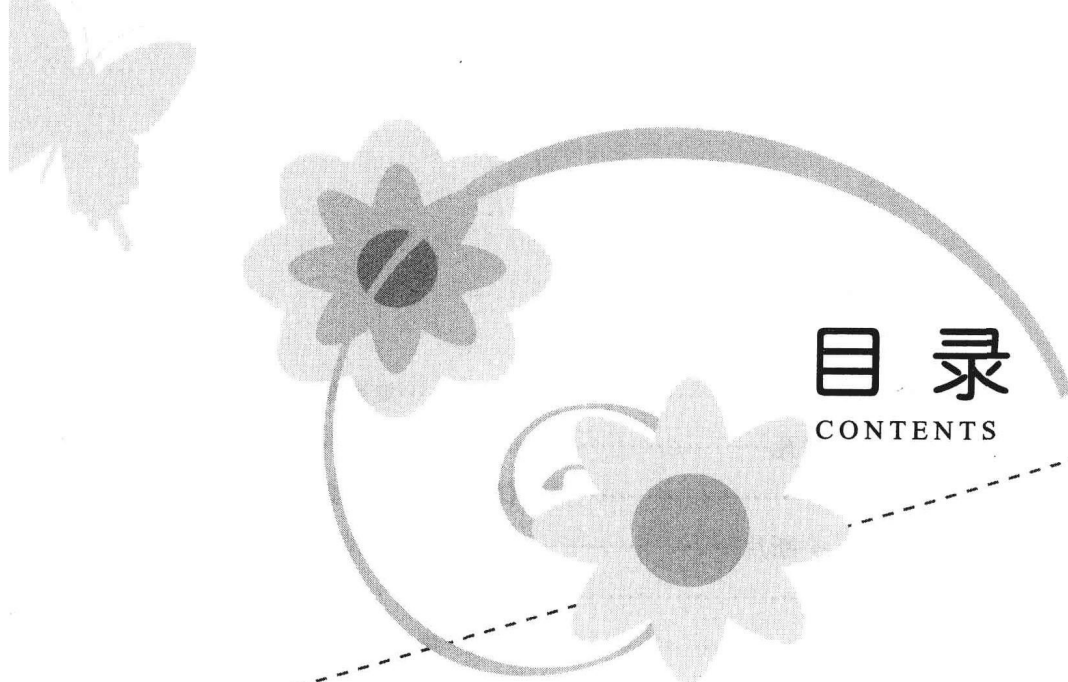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/ 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 /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0.00元

---

本书作品版权由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代理

地址 /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室 电话 / 010-82351004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鸟的天堂·····      | 巴 金 / 001        |
| 这样的人生·····     | 三 毛 / 003        |
| 银孔雀·····       | [日] 安房直子 / 011   |
| 草 绳·····       | 沈从文 / 032        |
| 蠢汉、驴子与骗子的故事··· | 节选自《一千零一夜》 / 037 |
| 宇宙的爱·····      | 冰 心 / 039        |
| 园丁和主人·····     | [丹麦] 安徒生 / 040   |
| 十一月·····       | [法] 保·克洛岱尔 / 046 |
| 栲树树根的腱·····    | [美] 海明威 / 048    |
| 王 全·····       | 汪曾祺 / 055        |
| 漫步遐想录漫步之四····· | [法] 卢梭 / 068     |
| 海上的消息·····     | 林清玄 / 081        |
| 哦，孩子·····      | 孙晓杰 / 082        |
| 重现的时光·····     | [法] 普鲁斯特 / 085   |
| 素面朝天·····      | 毕淑敏 / 128        |
| 舒展你的心灵·····    | 邓 皓 / 130        |
| 听那立体的乡愁·····   | 董 桥 / 132        |
| 生 命·····       | 张承志 / 135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吻 火·····    | 梁遇春 / 136         |
| 伟大的平凡·····  | 朱启平 / 137         |
| 晨·····      | [苏联] 马·高尔基 / 140  |
| 自然——断片····· | [德] 冯·歌德 / 143    |
| 沙 漠·····    | [法] 安·纪德 / 146    |
| 鸟 啼·····    | [英] 戴·赫·劳伦斯 / 148 |
| 那个姓氏·····   | [法] 普鲁斯特 / 152    |



# 鸟的天堂

巴 金

我们在陈的小学校里吃了晚饭。热气已经退了。太阳落下了山坡，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，在山头，在树梢。

“我们划船去！”陈提议说。我们正站在学校门前池子旁边看山景。

“好！”别的朋友高兴地接口说。

我们走过一段石子路，很快地就到了河边。那里有一个茅草搭的水阁。穿过水阁，在河边两棵大树下我们找到了几只小船。

我们陆续跳在一只船上。一个朋友解开绳子，拿起竹竿一拨，船缓缓地动了，向河中间流去。

三个朋友划着船，我和叶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致。

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，许多绿树拥抱着它。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，那里就是朋友叶的家乡。

河面很宽，白茫茫的水上没有波浪。船平静地在水面流动。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拨动。

在一个地方河面变窄了。一簇簇的绿叶伸到水面来。树叶绿得可爱。这是许多棵茂盛的榕树，但是我看不出树干在什么地方。

我说许多棵榕树的时候，我的错误马上就给朋友们纠正了，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棵榕树，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两棵。我见过不少的大榕树，但是像这样大的榕树我却是第一次看见。

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。我有了机会看见它的真面目：是一棵大树，有着数不清的枝丫，枝上又生根，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，进了泥土里。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，从远处看，就像一棵大树躺在水上一样。

现在正是枝叶繁茂的时节（树上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，而且有许多落下

来了)。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。那么多的绿叶，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，不留一点缝隙。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，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，这美丽的南国的树！

船在树下泊了片刻，岸上很湿，我们没有上去。朋友说这里是“鸟的天堂”，有许多只鸟在这棵树上做窝，农民不许人捉它们。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，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，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。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，像许多根木桩。地是湿的，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。“鸟的天堂”里没有一只鸟，我这样想道。船开了。一个朋友拨着船，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。

在河边田畔的小径里有几棵荔枝树。绿叶丛中垂着累累的红色果子。我们的船就往那里流去。一个朋友拿起桨把船拨进一条小沟。在小径旁边，船停住了，我们都跳上了岸。

两个朋友很快地爬到树上去，从树上抛下几枝带叶的荔枝，我同陈和叶三个人站在树下接。等到他们下地以后，我们大家一面吃荔枝，一面走回船上去。

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叶的家乡去，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。从陈的小学校出发，我们又经过那个“鸟的天堂”。

这一次是在早晨，阳光照在水面上，也照在树梢。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。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。

起初四周非常清静。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。朋友陈把手一拍，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，接着又看见第二只，第三只。我们继续拍掌。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。到处都是鸟声，到处都是鸟影。大的，小的，花的，黑的，有的站在枝上叫，有的飞起来，有的在扑翅膀。

我注意地看。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，看清楚这只，又看漏了那只，看见了那只，第三只又飞走了。一只画眉飞了出来，给我们的拍掌声一惊，又飞进树林，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唱着，它的歌声真好听。

“走吧。”叶催我道。

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，我还回过头去看留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。我有一点的留恋的心情。昨天我的眼睛骗了我。“鸟的天堂”的确是鸟的天堂啊！

# 这样的人生

三 毛

我搬到北非加纳利群岛住时，就下定了决心，这一次的安家，可不能像沙漠里那样，跟邻居的关系混得过分密切，以至于失去了个人的安宁。

在这个繁华的岛上，我们选了很久，才选了离城快二十多里路的海边社区住下来。虽说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在海外的一个省份，但是有一部分在此住家的，都是北欧人和德国人。我们的新家，坐落在一个面向着大海的小山坡上，一百多户白色连着小花园的平房，错错落落地点缀了这个海湾。

荷西从第一天听我跟瑞典房东讲德国话时，就有那么一点不自在；后来我们去这社区的办公室登记水电的申请时，我又跟那个丹麦老先生说英文，荷西更是不乐；等到房东送来一个芬兰老木匠来修车房的门时，我们干脆连中文也混进去讲，反正大家都不懂。

“真是笑话，这些人住在我们西班牙的土地上，居然敢不学西班牙文，骄傲得够了。”荷西的民族意识跑出来了。“荷西，他们都是退休的老人了，再学另一国的话是不容易的，你将就一点，做做哑巴算了。”

“真是比沙漠还糟，我好像住在外国一样。”

“要讲西班牙文，你可以跟我在家里讲，我每天啰唆得还不够你听吗？”

荷西住定下来了，每天都去海里潜水，我看他没人说话又被外国人包围了，心情上十分落寞。

等到我们去离家七里路外的小镇邮局租信箱时，这才碰见了西班牙同胞。



“原来你们住在那个海边。唉！真叫人不痛快，那么多外国人住在那里，我们邮差信都不肯去送。”

邮局的职员看我们填的地址，就摇着头叹了一口气。“那个地方，环境是再美不过了，偏偏像是黄头发人的殖民地，他们还问我为什么不讲英文，奇怪，我住在自己的国家里，为什么要讲旁人的话。”荷西又来了。

“你们怎么处理海湾一百多家人的信？”我笑着问邮局。“那还不简单，每天抱一大堆去，丢在社区办公室，绝对不去一家一家送，他们要信，自己去办公室找。”

“你们这样欺负外国人是不对的。”我大声说。“你放心，就算你不租信箱，有你的信，我们包送到家。你先生是同胞，是同胞我们就送。”

我听了哈哈大笑，世上就有那么讨厌外国人的民族，偏偏他们赚的是游客生意。

“你们讨厌外国人，西班牙就要饿死。”

“游客来玩玩就走，当然欢迎之至。但是像你们住的地方，他们外国人来了，自成一区，长住着不肯走，这就讨厌透了。”

荷西住在这个社区一个月，我们申请的新工作都没有着落，他又回到对面的沙漠去做原来的事情。那时撒哈拉的局势已经非常混乱了，我因此一个人住了下来，没有跟他回去。“三毛，起初一定是不惯的，等我有假了马上回来看你。”荷西走的时候一再地叮咛我生活上的事情。

“我有自己的世界要忙，不会太寂寞的。”

“你不跟邻居来往？”

“我一向不跟邻居来往的，在沙漠也是人家来找我，我很少去串门子的。现在跟这些外国人，我更不会去理他们了。”“真不理？”

“不理，每天一个人也够忙的了。”

我打定主意跟这些高邻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我之后来在两个月之内，认识了那么多的邻居，实在不算我的过错。

荷西不在的日子，我每天早晨总是开了车去小镇上开信箱、领钱、寄信、买菜、看医生，做这些零碎的事情。

我的运气总不很好，每当我的车缓缓地开出那条通公路的小径时，总

有邻居在步行着下坡也要去镇上办事。

我的空车停下来载人是以下几种情形：遇见年高的人我一定停车，提了东西在走路的人我也停车，小孩子上学我顺便带他们到学校，下雨我停车，出大太阳我也停车。总之，我的车很少有不满的时候，当然，我载客的对象总是同一个社区里住着的人。

我一向听人说，大凡天下老人，都是啰唆悲伤自哀自怜，每日动也不动，一开口就是寂寞无聊的一批人。所以，我除了开车时停车载这些高年的人去镇上办事之外，就硬是不多说太多的话，也决不跟他们讲我住在哪一幢房子里，免得又落下如同沙漠邻居似的陷阱里去。

荷西有假回来了，我们就过着平淡亲密的家居生活。他走了，我一个人种花理家，见到邻居了，会说话也不肯多说，只道早午安。

“你这种隐士生活过得如何？”荷西问我。

“自在极了。”

“不跟人来往。”

“唉啊！想想看，跟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做朋友有什么意思。本人是势利鬼，不受益的朋友绝对不收。”

所以我坚持我的想法，不交朋友。都是老废物嘛，要他们做什么，中国人说敬老敬老，我完全明白这个道理，给他们来个敬而远之。

所以，我常常坐在窗口看着大海上漂过的船。荷西不回来，我只跟小镇上的人说说话，邻居，绝对不理。

有那么一天中午，我坐在窗前的地毯上向着海发呆，身上包了一块旧毛巾，抽着线算算今天看过的船有几只。

窗下面我看见过不知多少次的瑞典清道夫又推着他的小垃圾车来了，这个老人胡子晒得焦黄，打赤膊，穿一条短裤，光脚，眼光看人时很锐利，身子老是弯着。他最大的嗜好就是扫这个社区的街道。

我问过办公室的卡司先生，这清道夫可是他们请来的？他们说：“他退休了，受不了北欧的寒冷，搬到这里来长住。他说免费打扫街道，我们当然不会阻止他。”

这个老疯子说多疯就有多疯，他清早推了车出来，就从第一条街扫

起，扫到我这条街，已经是中午了。他怎么个扫法呢？他用一把小撮子，把地上的灰先收起来，再用一块抹布把地用力来回擦，他擦过的街道，可以用舌头舔。

那天他在我窗外扫地，风吹落的白花，这老人一朵一朵拾起来。海风又大吹了一阵，花又落下了，他又拾，风又吹，他又拾。这样弄了快二十分钟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光脚跑下石阶，干脆把我那棵树用力乱摇，落了一地的花，这才也蹲下去一声不响地帮这疯子拾花。

等我们捡到头都快碰到一起了，我才抬起头来对他嘻嘻地笑起来。

“您满意了吧？”我用德文问他。

这老头子这才站直了身子，像一个希腊神祇似的严肃地盯着我。

“要不要去喝一杯茶？”我问他。

他点点头，跟我上来了。我给他弄了茶，坐在他对面。“你会说德文？”他好半晌才说话。

“您干吗天天扫地？扫得我快疯了，每天都在看着您哪。”他嘴角居然露出一丝微笑，他说：“扫地，是扫不疯的，不扫地才叫人不舒服。”

“干吗还用抹布擦？您不怕麻烦？”

“我告诉你，小孩子，这个社区总得有人扫街道，西班牙政府不派人来扫，我就天天扫。”

他喝了茶，站起来，又回到大太阳下去扫地。

“我觉得您很笨。”我站在窗口对他大叫，他不理。“您为什么不收钱？”我又问他，他仍不理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这个老疯子的身旁多了一个小疯子，只要中午看见他来了，我就高兴地跑下去，帮他把我们这半条街都扫过。只是老疯子有意思，一板一眼认真扫，小疯子只管摇邻居的树，先把叶子给摇下来，老人来了自会细细拾起来收走，这个美丽的社区清洁得不能穿鞋子踩。

我第一次觉得，这个老人可有意思得很，他跟我心里的老人有很大的出入。

又有一天，我在小镇上买菜，买好了菜要开车回来，才发觉我上一条街的德国老夫妇也提了菜出来。

我轻轻按了一下喇叭，请他们上车一同回家，不必去等公共汽车，他们千谢万谢地上来了。

等到了家门口，他们下车了，我看他们那么老了，心里不知怎的发了神经病，不留神，就说了：“我住在下面一条街，十八号，就在你们阳台下面，万一有什么事，我有车，可以来叫我。”

说完我又后悔了，赶快又加了一句：“当然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很紧急的事，可以来叫我。”

“嘻嘻！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心脏病发了，就去叫你，是不是？”

我就是这个意思，但给这精明的老家伙猜对了我的不礼貌的同情，实在令我羞愧了一大阵。

过了一个星期，这一对老夫妇果然在一个黄昏来了，我开门看见是他们，马上一紧张，说：“我这就去车房开车出来，请等一下。”

“嗯，女孩子，你开车干什么？”老家伙又盯着问。“我哪里知道做什么。”我也大声回答他。

“我们是来找你去散步的。人有脚，不肯走路做什么。”“你们要去哪里散步？”我心里想，这两个老家伙，加起来恐怕有一百八十岁了，拖拖拉拉去散步，我可不想一起去。“沿着海湾走去，看落日。”老婆婆亲切地说。

“好，我去一次，可是我走得很快的哦！”我说着就关上了门跟他们一起下山坡到海边去。

三小时以后，我跛着脚回来，颈子上围着老太太的手帕，身上穿着老家伙的毛衣，累得到家，坐在石阶上动都不会动。

“年轻人，要常常走路，不要老坐在车子里。走这一趟就累得这个样子，将来老了怎么是好。”老家伙大有胜利者的意味，我抓头瞪了他一眼，一句都不能顶他。世上的老人五花八门，我慢慢地喜欢他们起来了。

当然，我仍是个势利极了的人，不受益的朋友我不收，但这批老废物可也很使我受益。

我在后院里种了一点红萝卜，每星期荷西回来了就去拔，看看长了多少，那一片萝卜老也不长，拔出来只是细细的线。

有一日我又一个人蹲在那里拔一个样品出来看看长了没长，因为太专心了，短墙上突然传来的大笑声把我吓得跌坐在地上。

“每天拔是不行的，都快拔光啦！”

我的右邻手里拿着一把大油漆刷子，站在扶梯上望着我。“这些菜不肯长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你看我的花园。”他说这话时我真羞死了。这也是一个老头子，他的院子里一片花红柳绿，美不胜收，我的园子里连草也不肯长一根。

我马上回房内去抱出一本园艺的书来，放在墙上，对他说：“我完全照书上说的在做，但什么都不肯长。”“啊！看书是不行的，我过来替你医。”他爬过梯子，跳下墙来。

两个月后，起码老头子替我种的洋海棠都长得欣欣向荣。

“您没有退休以前是花匠吗？”我好奇地问他。“我一辈子是钱匠，在银行里数别人的钱。退休了，我内人身体不好，我们就搬到这个岛来住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见过您的太太。”

“她，去年冬天死了。”他转过头去看着大海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轻轻地蹲着挖泥巴，不去看他。“您老是在油漆房子，不累吗？”

“不累，等我哪一年也死了，我跟太太再搬来住，那时候可是我看得见你，你看不见我们了。”

“您是说灵魂吗？”

“你怕？”

“我不怕，我希望您显出来给我看一次。”

他哈哈大笑起来，我看他失去了老伴，还能过得这么地有活力，令我几乎反感起来。

“您不想您的太太？”我刺他一句。

“孩子，人都是要走这条路的，我当然怀念她，可是上帝不叫我走，我就要尽力欢喜地活下去，不能过分自弃，影响到孩子们的心情。”

“您的孩子不管您？”

“他们各有各的事情，我，一个人住着，反而不觉得自己是废物，为

什么要他们来照顾。”

说完，他提了油漆桶又去刷他的墙了。

养儿何须防老，这样豁达的人生观，在我的眼里，是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。我比较了一下，我觉得，我看过的中国老人和美国老人比较悲观，欧洲的老人很不相同，起码我的邻居们是不一样的。

我后来认识了艾力克，也是因为他退休了，常常替邻居做零工，忙得半死也不收一毛钱。有一天我要修车房的门，去找芬兰木匠，他不在家，别人就告诉我去找艾力克。

艾力克已经七十四岁了，但是他每天拖了工具东家做西家修，怎也老不起来。

等他修完了车房门之后，他对我说：“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音乐会，你想不想来？”

“在谁家？什么音乐会？”

“都是民歌，有瑞典的、丹麦的、德国的，你来听，我很喜欢你来。”

那天晚上，在艾力克宽大的天台上，一群老人抱着自己的乐器兴高采烈地来了，我坐在栏杆上等他们开场。

他们的乐器有笛子，有小提琴，有手风琴，有口琴，有拍掌的节奏，有悠扬的口哨声，还有老太太浑厚的歌声尽情放怀地唱着。

艾力克在拉小提琴，一个老人顽皮地走到我面前来一鞠躬，我跳下栏杆跟他跳起圆舞曲来。我从来没有跟这么优雅的上一代跳过舞，想不到他们是这样地吸引我；他们丰盛的对生命的热爱，对短促人生的把握，着实令我感动。那个晚上，月亮照在大海上，衬着眼前的情景，令我不由得想到死的问题。生命是这样的美丽，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一个一个收回去？我但愿永远活下去，永远不要离开这个世界。

等我下一次再去找艾力克时，是因为我要锯一截海边拾来的漂流木。

开门的是安妮，一个已经七十岁了的寡妇。

“三毛，我们有好消息告诉你，正想这几天去找你。”“什么事那么高兴？”我笑吟吟地打量着穿游泳衣的安妮。“艾力克与我上个月开始同居了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欢喜得将她抱起来打了半个转。

“太好了，恭喜恭喜！”

伸头去窗内看，艾力克正在拉琴。他没有停，只对我点了点头，我跑进房内去。

“艾力克，我看你那天晚上就老请安妮跳舞，原来是这样的结果啊！”

安妮马上去厨房做咖啡给我们喝。

喝咖啡时，安妮幸福地忙碌着，艾力克倒是有点沉默，好似不敢抬头一样。

“三毛，你在乎不结婚同居的人吗？”安妮突然问我。“完全不是我的事，你们要怎样做，别人没有权利说一个字。”

“那么你是赞成的？”

“我喜欢看见幸福的人，不管他们结不结婚。”“我们不结婚，因为结了婚我前夫的养老金我就不能领，艾力克的那一份只够他一个人活。”

“你不必对我解释，安妮，我不是老派的人。”

等到艾力克去找锯子给我时，我在客厅书架上看放着的相片，现在不但放有艾力克全家的照片，也加进了安妮全家的照片。艾力克前妻的照片仍然放在老地方，没有取掉。“我们都有过去，我们一样怀念着过去的那一半。”只是，人要活下去，要再寻幸福，这并不是否定了过去的爱情……。“你要说的是，人的每一个过程都不该空白地过掉，我觉得你的做法是十分自然的。安妮，这不必多解释，我难道连这一点也不了解吗？”

借了锯子我去海边锯木头，正是黄昏，天空一片艳丽的红霞。我在那儿工作到天快黑了，才拖了锯下的木头回家。我将锯子放在艾力克的木棚内时，安妮正在厨房高声唱着歌，七十岁的人了，歌声还是听得出爱情的欢乐。

我慢慢地走回家，算算日期，荷西还要再四天才能回来。我独自住在这个老年人的社区里，本以为会感染他们的寂寞和悲凉，没有想到，人生的尽头，也可以再有春天，再有希望，再有信心。我想，这是他们对生命执著的热爱，对生活真切的有智慧的安排，才创造出了奇迹般灿烂的晚年。我还是一个没有肯定自己的人，我的下半生要如何度过，这一群当初被我视为老废物的家伙们，真给我上了一课在任何教室也学不到的功课。

# 银孔雀

[日] 安房直子

从前，遥远的南方的海岛上，有一位手艺高超的织布匠。

虽说还是一个小伙子，但他织出的布的美丽的颜色、手摸上去的感觉，却无人能比。而且，像他这样热心工作的男人也是极其罕见。一旦开始织布了，就忘记了睡觉和吃饭，一直坐在织布机的前面。

不织布的时候，他就染线。用树皮或是草根当染料，从早到晚蹲在屋子前头，一直到染出自己希望的颜色为止。

还有，即使是迷迷糊糊地躺着的时候，也在思考着新的图案。织布匠想让森林里常见的、大大的蓝凤蝶，在布上飞舞；想织出天上的星星。此外，他想把大海——那蓝色的大海本身，它的声音、气息和光辉，整个一起织到一块布里面。还不仅仅是这些呢，他还想织出各种各样眼睛看不见的东西。比如说“梦”啦、“悲伤”啦、“歌”啦、“幸福”啦，以及“过去的回忆”什么的……

想着这样事情的时候，织布匠的脸颊上就会燃烧起一种玫瑰色，胸口就会怦怦地跳。然而，贫穷的岛上的人们，来求这个织布匠织的东西，全都是一些单纯的实用品。而且他的工具也好、线也好，也只是适合织这些实用品、粗陋的东西。

唯有织布匠的梦想大得不相称……

一天夜里，一个男人找到了这个织布匠的家里。

借着雾，连脚步声也没有，这个男人简直就像是黑暗里剪下来的一片碎片似的来了。男人把耳朵紧紧地贴在织布匠家的门上，好一阵子，就那么专心地倾听着从屋里传来的织布机有规律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就笃笃地轻



轻敲了敲门。然后，也不等里头的回音，敏捷得像一只黑蝴蝶，一闪身进了织布匠的家里。

“晚上好。干劲真足啊！”

男人冷不防这样说。

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，唯有织布机那里被煤油灯照亮了。房间的角落里，织布匠的小弟弟呼呼地熟睡着。这突如其来的人声，吓得织布匠肩膀头一哆嗦，回头一看，只见那里立着一个穿一身黑衣的小个子老人。在煤油灯的映照下，只有眼睛看上去是绿色的。

“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织布匠小心地询问道。对方压低了声音，清楚地这样说道：

“我来求你一件事。”

“……”

什么事呢？说不出为什么，织布匠好像是有点明白了。他听人说过，恶魔的使者就常常是这样一身打扮，在深夜里出现的。

村子里的木匠说，不久前也是有这样一个男人说有事求他，差一点就被带到可怕的恶魔的家里去了。半道上，他说忘了带锤子，跑了回来，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

——说到那个来接我的男人的眼睛，就像绿色的火苗，如果要是被那家伙盯上了，你就完了！俺尽可能不去看那双眼睛，就这样，眼睛朝下看着说话。接着，当他说跟我一起走时，我跟在他后头走了一会儿，一看，这不是在往那片原始森林里头钻吗？俺马上就叫了起来：啊，东西忘了！一溜烟地跑了回来。你问他没有追俺吗？那我可就知道了，俺连一次也没回过——

织布匠清楚地记起来一个月前听到过的木匠的话，他猛地哆嗦了一下。啊，对了，说起来，这样的事还不止听到过一次呢！

（终于轮到我头上了！）

怎样才能拒绝这个男人呢？织布匠全神贯注地想。可是，还没等他想出来，对方已经开口说出了来意。

“有样东西务必要请你织。”